

廣州話的句末促語調和長語調

麥 耘

中國社會科學院

提要

廣州話的句末語調除了音高的變化外，還有時長的變化，有一個比正常時長要短的促語調和一個較長的長語調，它們可以與升、降、高、低等句末語調疊加使用。本文舉例說明句末非助詞音節、句末助詞以及歎詞的促語調和長語調，歸納它們的語義功能，並用“象似性”來進行解釋。文章還討論了“句末語助成分”的分類框架等問題。

關鍵詞

句末語調，促語調，長語調，語義功能，象似性

1. 引言

1.1. 句末語調

近若干年，漢語學界對普通話/北京話語調的研究有了很多成果，例如吳宗濟（2004）、林茂燦（2012）等。漢語方言語調的研究成果就少一些。

筆者曾對廣州話的語調分“句段語調”和“句末語調”作過簡略討論（麥耘 1998, 2012）。這種分法大體是根據趙元任（Chao 1933，趙元任著、胡明揚譯 1996）的“疊加”理論而來，趙先生所說的“合併疊加”是全句的語調（即筆者所謂“句段語調”）跟句子中各字調的關係，“後續疊加”是附在句子最末的音節上的語調（即“句末語調”）與該音節的字調的關係。筆者指出廣州話的句末語調有其特點，除了後續疊加，還有一種“覆蓋疊加”。

趙先生在發表上述文章數十年後，觀點有了變化，他用“小波”、“大浪”作比喻，指的是句段中字調跟語調的合併疊加，但沒再談後續疊加，而把句末的升尾調、降尾調歸到語助詞裏，不再算語調（趙元任 1959: 第六講，Chao 1968: § 8.5.5，趙元任著、丁邦新譯 1996）。

本文還是按一般習慣，把句末音節的升尾、降尾等叫語調，只是特別指明是“句末語調”。其實叫什麼並不那麼重要，趙先生後來的說法給人的啓發，是應該把句末

語調跟句末助詞看成同一類，放在一起研究，然後再考慮它們與句段語調的關係。循著這個思路去想，看來可以把句末語調和句末助詞合起來，暫時給個名稱叫“句末語助成分”，其中句末助詞有成音段的聲韻母，而句末語調只有超音段形式。這個問題在後文 6.3. 裏會再談一談。¹

1.2. 本文的探討對象

廣州話句末語調除了音高變化外，還有時長的變化。筆者曾提到，廣州話句末語調有一種短促的讀法，音節後帶微弱的喉塞音（麥耘 1998, 2012）。下面稱之為“句末促語調”（或簡稱“促語調”）。由於當時掌握材料不足，而且有些問題沒想透，所以沒作進一步的研究。張洪年（2009）也曾談及這個問題。²

此外，廣州話還有一種“句末長語調”（以下或簡稱“長語調”）。

本文就打算探討一下廣州話這一促一長兩種句末語調。

2. 廣州話句末促語調和長語調的語音表現

本節是筆者僅憑語感作出的判斷，未來還需要通過語音實驗乃至心理實驗來驗證。

2.1. 促語調的語音表現

（一）帶句末促語調的音節時長比較短，有時喉部阻塞還並不微弱，可以相當強。本文在字調或前面的語調符號後加 [ʔ] 表示促語調。不過，它不一定是真正的喉塞音——聲帶向兩端拉緊而關閉聲門，因為疊加在降調上的促語調應是用喉堵態——聲帶向中央擠緊而關閉聲門（朱曉農 2010: 99-100）——造成的，只是這裏用 [ʔ] 這個符號來統一代表喉部阻塞，包括喉塞和喉堵。

（二）促語調往往不是到音節收尾才出現喉部阻塞，而是音節後半部、甚至是整個音節喉部都緊張，有時還會帶動元音的收縮，例如句末助詞“啊”[a] 在促語調中可能讀成緊張而短促的複合元音 [aɛ]（但本文注音對此不會表現）。所以這裏的“促”除“短促”外，還可以理解為“緊促”。

¹ 麥耘（2006）、彭小川（2007）、丁思志（2013）都討論了廣州話 / 香港粵語句末助詞與句末語調的關係。方小燕（2003）對兩者關係的理解與筆者不同，但實際上也討論到了。

² 趙元任（1959: 第六講）指出北京話裏有句末音節帶喉塞的情況：“有時候加升尾時候加重，甚至於後頭有個喉部的閉塞音，那個是特別加強，有時候又是情感的加重了。”他沒強調這種音節在時長上是否較短，不過憑筆者對現代北京話的有限觀察，感到確實存在較短而略帶喉塞的句末語調，且不限於升尾。

(三) 句末促語調與整個句段的語速快慢沒有直接關係。如果句段語速極快，固然有可能無法聽出句末音節是否短促，但在慢的或正常的語速中，句末音節的短促或緊張會非常明顯，即使在語速稍快時，促語調應仍是能表現出來的。

(四) 廣州話入聲是帶 [-p, -t, -k] 尾的短促音節，當句末是入聲字，尤其是短元音的入聲字時，能不能再表現出促語調來，筆者目前說不上來。

2.2. 長語調的語音表現

(一) 句末長語調是句末音節發得比較長，有時是很長、很舒緩。本文在聲調或語調符號後加長音符號 [:] 來表示。

廣州話韻腹元音有長短之別，在有韻尾的音節中，韻腹如為長元音 [a, ɔ, ɛ, œ, i, u, y]，長語調的延長部分主要是韻腹；韻腹如為短元音 [ɐ, o, ʊ, e, ɪ, ɐ]，非入聲字的延長部分以韻尾為主，但在入聲字中似乎仍會表現為韻腹加長。

(二) 長語調除時長較長外，音強（能量）應該也較大。

2.3. 促語調和長語調與其他句末語調的疊加

麥耘（1998）描寫的廣州話句末語調有：句末升語調和句末降語調，³ 後續疊加於原字調後，或原字調的調頭後，用 [↗] 和 [↘] 表示；句末高語調和句末低語調，對原字調實行覆蓋疊加（原字調失去），以下用 [↑] 和 [↓] 表示；零語調不在字調上附加語調變化。

促語調和長語調就在這些基礎上再表現出促或者長，原有的音高特徵基本不變（只是升語調和降語調疊加促語調時，升、降的幅度會減小；而它們疊加長語調時，則會升得特別高或降得特別低）。促語調和長語調跟前幾種句末語調也是疊加關係，既不是後續，也沒覆蓋，現在暫時叫“複合疊加”。

3. 句末非助詞音節的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本文的例子多是筆者作為廣州話母語者，根據語感所自擬；如有其他廣州人對其中一些有不同看法，則可能是由於個體的差異。由於目前對入聲字的表現形式沒有把握，所以本文不舉入聲字的例子。

³ 有別於句段語調的“上行語調”和“下行語調”。

3.1. 句末非助詞音節零語調疊加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 (1) a. 張被咁大張 [tsœŋ⁵⁵]。這張被子這麼大。(一般的描述)
 b. 張被咁大張 [tsœŋ^{55?}]。這張被子這麼大呢。(帶意外的口吻)⁴
 c. 張被咁大張 [tsœŋ^{55:}]！這張被子這麼大哪！(帶感歎的口吻)
- (2) a. 你哋送定唔送 [suŋ³³]？你們送還是不送呢？(一般的詢問)
 b. 你哋送定唔送 [suŋ^{33?}]？你們是送還是不送？(催促對話方回答)
 c. 你哋送定唔送 [suŋ^{33:}]？你們送還是不送嘛？(要求對話方確認)⁵
- (3) a. 我有理到佢 [k^hœy²³]。我沒理他。(一般的敘述)
 b. 我有理到佢 [k^hœy^{23?}]。我才沒理他。(帶不屑的口吻)
 c. 我有理到佢 [k^hœy^{23:}]。我並沒理他。(用確認的口吻向對話方解釋：我真的沒理睬過他)

3.2. 句末非助詞音節升語調疊加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 (4) a. 佢又知 [tsi⁵ ↗]？他怎麼知道？(反詰，表示不大相信)
 b. 佢又知 [tsi⁵ ↗?]！他怎麼會知道！(帶不屑的口吻)
 c. 佢又知 [tsi⁵ ↗:]??！他居然也知道?! (加強不相信的口吻，或用嘲弄的口吻表示可笑)
- (5) a. 阿嫲琴日來過 [kwɔ³ ↗]？奶奶昨天來過嗎？(一般的詢問)
 b. 阿嫲琴日來過 [kwɔ³ ↗?]？奶奶昨天來過嗎？(催促對話方回答)
 c. 阿嫲琴日來過 [kwɔ³ ↗:]??！奶奶昨天來過嗎?! (不大相信)
- (6) a. 你唔坐 [ts^hɔ² ↗]？你不坐嗎？(一般的詢問)
 b. 你唔坐 [ts^hɔ² ↗?]？你幹嘛不坐呢？(帶疑惑、不解的口吻)
 c. 你唔坐 [ts^hɔ² ↗:]？你怎麼不坐？(敦促對話方：坐下吧)
- (7) a. 唔通阿文做得倒 [tou² ↗]？難道阿文做得到？(反詰，表示不大相信)
 b. 唔通阿文做得倒 [tou² ↗?]？難道阿文做得到？(帶不屑的口吻)
 c. 唔通阿文做得倒 [tou² ↗:]？難道阿文會做得到嗎？(帶嘲笑的口吻，表示完全不相信)

⁴ 一般稱“口氣”，本文用“口吻”。

⁵ 例(3)也可讀升語調，疑問語氣會濃些，也可讀降語調，則帶不耐煩的口吻，而進一步疊加促語調會多一層質問意味、疊加長語調會增加要求確認的口吻，則是一致的。

3.3. 句末非助詞音節降語調疊加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 (8) a. 講大聲啲 [ti⁵ \]。說聲音大點兒。(一般的祈使)
b. 講大聲啲 [ti⁵ \ ?] !⁶ 說聲音大點兒嘛!(帶催促的口吻)
c. 講大聲啲 [ti⁵ \ :] ! 說聲音大點兒!(加重命令的口吻)⁷
- (9) a. 食嘢先 [sin⁵ \]。先喫東西。(要先做此事,再做其他事)⁸
b. 食嘢先 [sin⁵ \ ?]。喫了東西再說。(此事趕緊先做:肚子餓了,趕緊吃東西)
c. 食嘢先 [sin⁵ \ :] ! 喫東西再說!(強調此事令人舒心高興,所以要先做)
- (10) a. 我過兩個字到 [tou³ \]。我過十分鐘到。(一般的說明)
b. 我過兩個字到 [tou³ \ ?]。我過十分鐘就到。(告訴對話方:無須久等)
c. 我過兩個字到 [tou³ \ :] ! 我過十分鐘到!(用確認的口吻說服對話方相信)

4. 句末助詞的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4.1. 句末助詞零語調疊加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⁹

- (11) a. 十零隻嘍 [tse⁵⁵] , 使乜咁緊張啖 [pɔ³³]。只不過十多隻,何必那麼緊張呢。(一般的表示)
b. 十零隻嘍 [tse^{55?}] , 使乜咁緊張啖 [pɔ^{33?}]。才十多隻嘛,何必那麼緊張。(帶輕視的口吻)
c. 十零隻嘍 [tse^{55:}] , 使乜咁緊張啖 [pɔ^{33:}] ! 就十多隻而已,何必那麼緊張嘛!(帶不在乎的口吻)
- (12) a. 係嘍又得啊 [a³³] , 我有問題㗎 [ka³³]。要是這樣也行嘛,我沒問題。(一般的贊同)
b. 係嘍又得啊 [a^{33?}] , 我有問題㗎 [ka^{33?}]。要是這樣也行,我是沒問題的。(明確的表態)¹⁰
c. 係嘍又得啊 [a^{33:}] , 我有問題㗎 [ka^{33:}]。要是這樣也行嘛,我一點問題沒有。(強調贊同的態度)

⁶ 廣州話另有一個也常寫作“啲”但讀音為 [ti⁵] 的詞,意為“很少一點點”,與此處促語調的“啲”相似而不同。

⁷ 本例句末可以以降,而讀“啲”的本調 [55] 調(即零語調),則口吻軟一些(譬如是对小孩說話),而疊加促語調帶上催促口吻、疊加長語調後含更多的命令口吻,則是一樣的。

⁸ 此句亦可用零語調,則是客觀地敘述“先喫東西”這個事件。筆者曾撰文分析廣州話“先”的不同用法(麥耘 1993),但當時沒注意從語調角度去觀察其語音形式上的差別及相應的語義變化。

⁹ 多數情況下,零語調和降語調可互換而意義不變,但降語調的感情色彩重一些。

¹⁰ 句末助詞“呢”[ak³]、“咯”[kak³]的用法與“啊”[a³³]、“㗎”[ka³³]相似而口吻較強,是“呢”、“咯”與促語調的“啊”、“㗎”很相像,但“呢”、“咯”是軟齶塞尾,並不是喉塞尾。張洪年(2009)認為句末助詞的軟齶塞尾或從促語調的喉塞尾變來,這點值得重視。

- (13) a. 我走喇 [la³³]。我走了。(一般地告知將發生的事)
 b. 我走喇 [la^{33ʔ}]。我得走了。(帶緊迫感)
 c. 我走喇 [la^{33:}]。我要走了。(提請對話者注意)
- (14) a. 係豆沙包嚟嘅 [kɛ³³]。是豆沙包。(一般地說明)
 b. 係豆沙包嚟嘅 [kɛ^{33ʔ}]！竟是豆沙包！(詫異：我本來不想要這一種)
 c. 係豆沙包嚟嘅 [kɛ^{33:}]。是豆沙包呢。(確認)

4.2. 句末助詞升語調疊加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 (15) a. 佢唔會就噉嚟啱 [kwa³ ↗]？他不會就這麼來吧？(一般的疑惑)
 b. 佢唔會就噉嚟啱 [kwa³ ↗ ʔ]！他不會就這麼來吧！(意外，被這種可能嚇一跳)
 c. 佢唔會就噉嚟啱 [kwa³ ↗ :]？！他不會就這麼來吧？！(不相信有這種可能)¹¹
- (16) a. 點解會噉嘅 [kɛ³ ↗]？怎麼會這樣呢？(一般的疑問)
 b. 點解會噉嘅 [kɛ³ ↗ ʔ]！怎麼會這樣呢！(因意外而詫異)
 c. 點解會噉嘅 [kɛ³ ↗ :]？！怎麼會這樣呢？！(含有不滿的口吻)

4.3. 句末助詞降語調疊加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 (17) a. 嗰間店十點鐘就門門個囉啖 [pɔ³ ↘]。那家店鋪十點鐘就關門了。(告知)
 b. 嗰間店十點鐘就門門個囉啖 [pɔ³ ↘ ʔ]。那家店鋪十點鐘就關門了呢。(確認信息)
 c. 嗰間店十點鐘就門門個囉啖 [pɔ³ ↘ :]。那家店鋪十點鐘就關門啦。(提醒對話方注意)
- (18) a. 我唔會驚吓你嘅 [kɛ³ ↘]。我不會怕你的。(一般的表示)
 b. 我唔會驚吓你嘅 [kɛ³ ↘ ʔ]。我不會怕你。(略帶堅決的口吻)
 c. 我唔會驚吓你嘅 [kɛ³ ↘ :]！我不會怕你的！(用鄭重的口吻正告對話方)
- (19) a. 佢聽日唔嚟囉嗰 [wɔ²³ ↘]。說是他明天不來了。(一般的轉述)
 b. 佢聽日唔嚟囉嗰 [wɔ²³ ↘ ʔ]。說是他明天不來了呢。(有對轉述的內容表示驚訝的口吻)
 c. 佢聽日唔嚟囉嗰 [wɔ²³ ↘ :]。說是他明天不來了呀。(轉述時提請對話方注意)

¹¹ “啱”也經常讀本調 [33]，疑問語氣比疊加升語調要弱一些。

4.4. 句末助詞高語調疊加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 (20) a. 噉幾好啲 [(w)a_T]。¹² 這挺好嘛。(一般的評價)
b. 噉幾好啲 [(w)a_T²]！這挺好！(確認的、無可置疑的口吻)
c. 噉幾好啲 [(w)a_T:]！這挺好嘛！(用強調口吻表示高度評價)
- (21) a. 呢啲不如畀埋阿娟啦 [la_T]。這些不如也給阿娟吧。(提出建議)
b. 呢啲不如畀埋阿娟啦 [la_T²]。這些不如也給阿娟了。(表面上建議，實際上表示決定)
c. 呢啲不如畀埋阿娟啦 [la_T:]。這些不如也給阿娟了吧。(強烈建議)¹³

有一個句末助詞“噉”總是讀高語調(比陰平 [55] 調更高些)疊加促語調,表示確認:

- (22) 估都估倒係佢擺嘅噉 [tse_T²]。猜都能猜到是他拿的。
(23) 我唔講你唔識做噉 [tse_T²]！我不說你就不會做！¹⁴

此與例(11)表示“僅此而已”的“噉”之間似無語義聯繫,大約不是同一個詞。

4.5. 句末助詞低語調疊加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 (24) a. 係啊 [(j)a_L], 個度咁屈質㗎 [ka_L]？是嗎, 那地方那麼狹窄嗎？(輕微的疑問)
b. 係啊 [(j)a_L²]？個度咁屈質㗎 [ka_L²]？真的？那地方竟然那麼狹窄？(略感意外)
c. 係啊 [(j)a_L:]？個度咁屈質㗎 [ka_L:]？真的呀？那地方真有那麼狹窄嗎？(略帶誇張口吻)
- (25) a. 咸巴唎搵走晒味 [wɔ_L]。竟然全拿走了。(意外)
b. 咸巴唎搵走晒味 [wɔ_L²]！竟然全拿走了！(因意外而吃驚)
c. 咸巴唎搵走晒味 [wɔ_L:]！竟然全拿走了呀！(意外, 更主要是不滿)

¹² 音標的括號中是受前一音節的韻尾影響而產生的協同發音成分。下同。

¹³ “啦”也可讀全降調,可理解為高語調疊加降語調。“啦”為零語調時讀本調 [33],表示勸導。

¹⁴ 這個例子來自方小燕(2003: 137),但她記其句末助詞為“啫”[tsek⁵](或寫作“啣”),這與筆者的語感不合(她解釋為“強調某種後果”亦與本文不同)。按“啫”雖與“噉”的促語調讀音接近,但後者是軟齶塞尾,廣州人的語感仍能清楚區別;且“啫”主要用於表示告知對方新信息,與“噉”語義相去較遠,兩者恐非同源。

- (26) a. 聽日先至去嘢 [le¹] ? 明天才去吧? (商量性的建議)
 b. 聽日先至去嘢 [le^{1?}] ? 明天才去吧啊? (催促對話方回應自己的建議)
 c. 聽日先至去嘢 [le^{1:}] ? 明天才去吧好嗎? (敦促對話方接受自己的建議)¹⁵

“嘢”還與“係是”組成固定短語“係嘢”，總讀促語調。“係嘢”有兩種用法：一是表示同意對話方，一是引出新話題。這個“嘢”與例(26)的“嘢”是不是同一個詞，待考。

- (27) 係嘢 [le^{1?}]，我覺得你講得啱。 是啊，我覺得你說得對。
 (28) 係嘢 [le^{1?}]，你唔係聽日想返屋企咩? 對了，你不是明天想回家嗎?¹⁶

5. 嘆詞的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¹⁷

5.1. 嘆詞升語調疊加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 (29) a. 咦 [ji ↗] ? 得返咁少! 咦? 只剩這麼少! (詫異並疑惑)
 b. 咦 [ji ↗?] ? ! 得返咁少! 啊?! 只剩這麼少! (詫異並疑惑，加上吃驚)
 c. 咦 [ji ↗:] ! 得返咁少! 啊呀! 只剩這麼少! (非常詫異並疑惑)¹⁸
 (30) a. 嘎 [ha ↗]，你頭先講乜嘢? 啊，你剛才說什麼? (表示沒聽清)
 b. 嘎 [ha ↗?] ? ! 你頭先講乜嘢? 欸?! 你剛才說什麼? (猛然驚覺剛才對話方與自己說話)
 c. 嘎 [ha ↗:] ? 你頭先講乜嘢? 啊? 你剛才說什麼? (強調沒聽清，要求對話方重複剛才話)
 (31) a. 喂 [wei ↗]，黃六根哪? 喂，是黃六根嗎? (在電話裏打招呼)
 b. 喂 [wei ↗?] ? 黃六根哪? 喂? 是黃六根嗎? (帶疑惑的口吻)
 c. 喂 [wei ↗:] ! 黃六根哪? 喂! 是黃六根嗎? (熱情的招呼)

¹⁵ 本文的“嘢”，方小燕(2003: 73)寫作“咧”。她分別記[33]調和[21]調(後者等於本文的低語調)兩種，都是提出建議。筆者的語感中沒有讀[33]調的。

¹⁶ 此例“嘢”亦可讀本調[23](零語調)疊加促語調。如讀[23]調而不疊加促語調，則帶有請對方相信的口吻，且可疊加長語調以加強此口吻。

¹⁷ 嘆詞沒有本調，其音高形式就是語調(麥耘 1998, 2012)。其升、降語調的起點大致在音域的中部。

¹⁸ “咦”的長語調在語氣更重時，語調會先低平後升，即低語調與升語調疊加、同時疊加長語調。

打電話時在“喂”上疊加促語調，往往出現在通話中突然沒了聲音，或者撥通電話後聽不到對方的聲音，或聽到的是不熟悉的聲音等情況下，表現出疑惑、意外的口吻。

5.2. 嘆詞降語調疊加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 (32) a. 嘩 [wa ↘]，咁鬼大！嘩，這麼大！（表示驚嘆，語氣略輕）
b. 嘩 [wa ↘[?]]！咁鬼大！喇！這麼大！（略帶意外的口吻）
c. 嘩 [wa ↘:]！咁鬼大！哇呀！這麼大！（語氣較重）¹⁹
- (33) a. 挑 [t^hiu ↘]，²⁰你咪睬佢咁多。嗨，你別理睬他。（語氣略輕）
b. 挑 [t^hiu ↘[?]]！你咪睬佢咁多。嗤！你別理睬他。（帶輕蔑的口吻）
c. 挑 [t^hiu ↘:]！你咪睬佢咁多。媽的！你別理睬他。（加重詈詞的語氣）
- (34) a. □ [ts^hœ ↘]，噉點搞得咗。嘿，這哪能弄得好。（表示否定）
b. □ [ts^hœ ↘[?]]！噉點搞得咗。嗤！這哪能弄得好。（帶輕蔑的口吻）
c. □ [ts^hœ ↘:]！噉點搞得咗。什麼呀！這哪能弄得好。（加重否定）

5.3. 嘆詞高語調疊加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 (35) a. 啊 [a_T]，你咁沙膽！呀，你膽子這麼大！（一般的感歎）
b. 啊 [a_T[?]]！你咁沙膽！啊！你膽子這麼大！（意外）
c. 啊 [a_T:]！你咁沙膽！嘿喇！你膽子這麼大！（感歎語氣重）
- (36) a. 哈 [ha_T]，噉都得！欸，還可以這樣子！（意外）
b. 哈 [ha_T[?]]！噉都得！啊！還可以這樣子！（意外且略帶吃驚）
c. 哈 [ha_T:]！噉都得！哎呀！還可以這樣子！（非常意外）²¹

5.4. 嘆詞低語調疊加促語調和長語調舉例

- (37) a. 唔 [ŋ_L]，噉就噉啦。嗯，那就這樣吧。（認可、應承）
b. 唔 [ŋ_L[?]]！噉就噉啦。嗯！那就這樣吧。（乾脆的認可、應承）²²

¹⁹ “嘩”的長語調在語氣更重時，語調會降了再升，即降語調與升語調疊加、同時疊加長語調。也可以起點很高，可理解為是高語調疊加降語調，此時則帶誇張的口吻。

²⁰ 這是一個比較粗魯的、帶詈詞性質的歎詞，大約是從“屌”[tiu²⁵]（義為性交）稍雅化而來的。

²¹ “哈”亦可讀降語調，帶感歎的口吻。

²² 表示認可、應承的“唔”可在低語調上疊加降語調（實際上此時的低語調並不很低，否則降不下去）、同時疊加長語調，表示確實是認可、應承了（譬如用在被人纏得不耐煩時）。若“唔”僅是低語調疊加長語調，則是表示沉吟不決。

- (38) a. 哦 [o¹], 我實嚟。 嗯, 我一定來。(答應)
 b. 哦 [o¹?] ! 我實嚟。 嗯! 我一定來。(快速地、毫不猶豫地答應)²³

6. 討論

6.1. 促語調和長語調的功能及其與語音形式的象似性

從上列例子可以看到，促語調和長語調的功能都是在原來的語氣 / 口吻基礎上附加某種語義內容。

長語調的功能比較統一，包括強調、鄭重、確認、誇張、感嘆，或敦促對話方做某事、提請對話方注意某事，以及在疑問 / 反詰句中加強不相信或不滿的口吻，在原句表示“如此而已”時增加不在乎的口吻，等等，這些基本上都可以歸納為加重語氣 / 口吻。

促語調的功能多樣一些，大約包含這麼幾類：

(一) 快速、乾脆，趕緊做某事，或催促對話方快點做某事等，可以歸納為“短時”。

(二) 不屑、貶低、輕蔑等，可歸納為“小視”。以上兩類顯然是有關聯的，可再進一步歸納為具有“短小”義。

(三) 意外、疑惑、詫異、吃驚、猛然驚覺等，可歸納為“驚異”。

(四) 確認、決定，堅決的表態等，可歸納為“確定”。

在上文所舉例子中只有例(27)和(28)不能歸入上述四類，不過那也許是“係嘍”作為固定短語，有其特殊之處，可暫不論。

當如何看待這些不同的功能呢？筆者嘗試用“象似性”(iconicity)理論來解釋。人們有時會不自覺地根據語言中所指內容的某些屬性來選擇能指形式，使二者之間具有一定的象似性，如光明義用響亮的音表示、晦暗義用收斂的音表示之類。這映射出人的語言活動與心理、生理活動的微妙契合。關於象似性，可參看沈家煊(1993)、劉丹青(2007, 2014)。

²³ “哦”在大聲應答(為了讓對話方聽得清)時，會在升語調上疊加降語調(同樣會把低語調提高一些以便降下去)、同時疊加長語調。

上文談及促語調的兩個發音特徵：短促和緊張。語音形式上的“短促”正好對應語義功能上的“短小”，而與“短時”尤為象似。“緊張”特徵既象似於“驚異”，也象似於“確定”。人在遇到可驚異之事時，喉頭會發生緊張，是自然的生理反應，這個時候說話，就會反映在發音中，尤以歎詞最為直接，於是自然地就成為這一語義的語音形式。至於對事物作出確定性的判斷或決斷時，也總會伴隨某種心理上乃至生理上的緊張，從而延伸到語調上。

至於長語調語音形式上的長與句法語義功能上的重，其間的象似性更明顯，毋庸多言。

6.2. 句末長語調與重音

既然長語調有加重語義的作用，功能就跟焦點重音相類，且長語調的語音形式跟焦點重音應該也近似，於是就有一個問題：句末長語調與焦點重音的區別在哪裏？看下列：

- (39) a. 我唔坐 [ts^hɔ²³]。我不坐。（一般的說明）
b. 我唔坐 [ts^hɔ^{23ʔ}]。我不坐。（乾脆的拒絕）
c. 我唔坐 [ts^hɔ²³ː]。我不坐。（用確認的口吻告知對話方）

以下是同一句話中焦點重音落在不同的詞時的情況（方括號內補足可能的語境）：

- (40) a. [畀佢坐啦，] **我**唔坐。 [讓他坐吧，] **我**不坐。
b. [點解成日要我坐啫，] 我**唔**坐。 [幹嘛老要我坐呢，] 我**不**坐。
c. [想倚下，] 我唔**坐**。 [想站一站，] 我不**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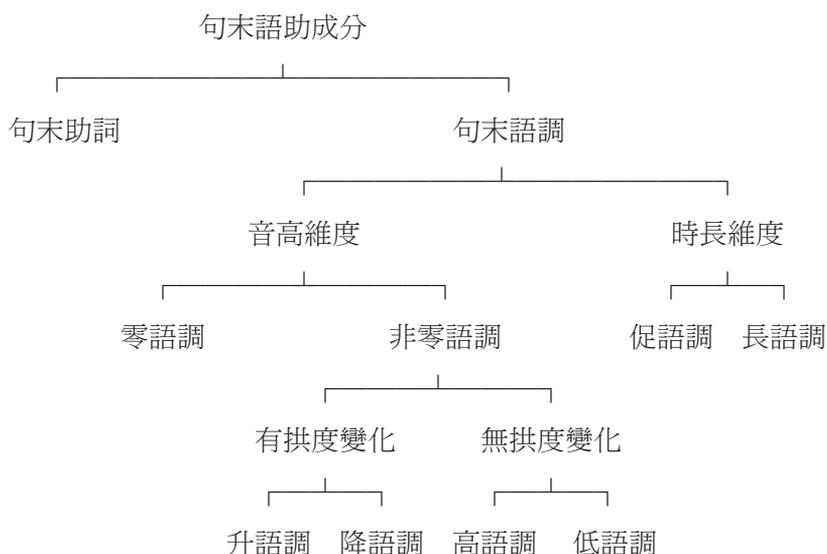
例（39c）是句末帶長語調，（40c）則是焦點重音落在句末，這兩者是不同的概念，這兩句話的含義顯然也有差別。當焦點重音落在非句末音節上時，句末仍可帶長語調，例如（40a）和（40b）中的“坐”都可帶長語調，表示確認的口吻；理論上，（39c）的“坐”也可以同時是焦點重音和句末長語調的承載體。至於在由句末助詞承載句末語調（包括長語調）的句子裏，焦點重音就更有可能落在句末助詞以外的各個合適的詞上。²⁴ 重要的區別是：焦點重音落在句子中的某個詞上，通過突出該詞的意義來表現某種句義，而句末語調則負載全句的語氣或口吻，句末音節是代表整個句子（而不是以它本身作為詞的身份）來接受句末語調。

²⁴ 在廣州話中，焦點重音能否落在句末助詞上，則是另一個需要考察的問題。

不過，在語音形式上，長語調與焦點重音兩者是否有什麼不同，以及當句末長語調與焦點重音落在同一個音節上時會有什麼語音表現，筆者目前就說不上來了。²⁵

6.3. 句末語助成分的框架

在本文 1.1. 中，循趙元任（1959, 1997）的想法，把句末語調和句末助詞合為“句末語助成分”（但沒像趙先生那樣直接把句末語調叫做語助詞）。下面是筆者揣測出來的廣州話句末語助成分的分類框架示意圖，主要是為句末語調分類（廣州話句末助詞內部有很複雜的分類，此處不涉及），其內部關係是：有拱度變化的升、降語調與字調的關係是後續疊加，無拱度變化的高、低語調是覆蓋疊加（只疊加在句末助詞或歎詞上）；非零語調之間的疊加，如降疊加升、高疊加降、低疊加升或降，等等，也是後續疊加。而句末語調兩個維度的語調之間的疊加，即零、升、降、高、低等語調疊加促語調或長語調，如上文已提出的，可以叫“複合疊加”。後續、覆蓋、複合，這都是從疊加的語音形式上分的。



在上述框架中，最引人興味的是句末語助成分的兩類——句末助詞和句末語調——之間的關係和運用中的相互配合。對此需要專門的研究，也許可以跟句末助詞之間的配合運用聯繫起來考察，本文不能擔負這個任務了。

²⁵ 當長語調以外的其他句末語調與焦點重音互相重合時會如何表現，自然也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

6.4. 本文結尾的話

關於廣州話和其他粵方言語調的研究成果，筆者囿於見聞，所讀甚少，本文所論亦難免管窺蠡測乃至人云亦云之譏，且所舉例亦非常有限。唯筆者相信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必將有益於粵方言句法、語義和語音的研究，故勉強為之，俾作引玉之磚。望有同道留意，搜羅更多例句，尤其是各種句末語調與各句末助詞相配合的例句，作全面的觀察，當能歸納出更完備的規則，以補本文之闕、糾本文之失。

廣州以外各地粵方言的句末語調是否有比廣州話更複雜和更多樣的現象？其他漢語方言又都是怎麼樣的情況？漢語各方言的句末語調都有些什麼類型、什麼功能，它們與句末助詞是什麼關係？促語調和長語調在其他方言中是否也存在？長語調與重音到底是什麼關係？諸如此類的問題如能徹底弄清楚，我們將會對粵方言以及對漢語達到更深刻的瞭解，而且還有可能從中搜尋出規律性的東西，並從觀察人類語言的高度出發，去思考語調問題和與語調有關的句法、語義及語音問題，此外，說不定對語音工程、人機對話之類的工作都能有所幫助。

鳴謝

本文在本屆研討會的籌備者鄧思穎教授的督促下寫出，筆者對他表示十二分的感激！

參考文獻

- 丁思志。2013。從語調到聲調——以粵語句末語氣助詞“呀”、“啲”為例。《現代語言學》第2期，頁36-41。
- 方小燕。2003。《廣州方言句末語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林茂燦。2012。《漢語語調實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丹青。2007。語法學術語的象似性及其利弊。《燕趙學術》（春之卷），頁10-21。
- 劉丹青。2014。語法學術語的象似性及其利弊。《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劉丹青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151-172。
- 麥耘。1993。廣州話“先”再分析。收錄於鄭定歐主編、周小兵副主編：《廣州話研究與教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63-73。
- 麥耘。1998。廣州話語調說略。收錄於鄭定歐、蔡振華主編：《廣州話研究與教學》（第三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269-279。
- 麥耘。2006。廣州話疑問語氣系統概述。《開篇》第25卷，東京：好文出版，頁283-300。
- 麥耘。2012。廣州話語調說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麥耘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25-37。
- 彭小川。2007。廣州話是非問句研究。收錄於張洪年、張雙慶、陳雄根主編：《第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54-163。
- 沈家煊。1993。句法的象似性問題。《外語教學與研究》第1期，頁2-8/80。
- 吳宗濟。2004。《吳宗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張洪年。2009。Cantonese Made Easy: 早期粵語中的語氣助詞。《中國語言學集刊》第3卷第2期，頁131-168。

- 趙元任。1959。《語言問題》。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
- 趙元任 (Chao, Yuen-ren)。1996。中國字調跟語調 (Tone and intonation in Chinese) (胡明揚譯)。收錄於胡明揚、王啟龍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頁 848-866。
- 趙元任 (Chao, Yuen-ren)。1996。中國話的文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丁邦新譯)。收錄於胡明揚、王啟龍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趙元任。1997。《語言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748。
- 朱曉農。2010。《語音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Chao, Yuen-ren. 1933. Tone and intonation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4: 121-134.
-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e Quick Intonation and the Protracted Intonation in the Sentence-final Position in Cantonese

Yun Ma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Both the length and the pit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entence-final position in Cantonese.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entence-final intonations, namely the quick intonation and the protracted intonation, which may cooccur with the rising, falling, high or low intonations in the sentence-final position. In this paper, various kinds of intonations and other related phenomena will be examined and a classification of the elements that occur in the sentence-final position in Cantonese will be proposed.

Keywords

sentence-final intonation, quick intonation, protracted intonation, semantic functions, iconicity

通訊地址：北京 東城區 中國社會科學院 語言研究所

電郵地址：maiyun@cass.org.cn

收稿日期：2016年4月28日